

# 省菴先生遺集

省菴先生遺集

一	一	二六	和
二	四	一八	書
册	架	六六	門
		號	類

三	二六	和
〇	一八	書
五	六六	
函	號	類
三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6
冊數	12	( 2 )
函號	205	22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Kodak 2007 TM: Kodak



省菴先生遺集卷之一

漢章文庫

于守直校定

孫守經梓行

賦

除夜賦

惟乾坤之闔闢兮運四時而旋轉乃寒暑之迭易兮  
曜靈儵而如電羌余幼而未育知今徒事射御而耽  
末技嘗從役於有馬兮具銳石而幸免歟向壯而始  
讀書兮知不學之惟禽乃發憤而赴京兮濟江海之  
消泐顧羈旅而就遠兮過名區而懷舊彼平氏之跋

扈兮肆驕而遺臭利天下於幼主兮勢薰灼乎四方  
放遷都而築怨兮倘規矩而無法皇源規覺而  
報讐兮奉辭而兵起安德帝之蒙塵今行在而  
構內裏一谷敗而赴海兮撮舟中而掬指榮極而悲  
來兮卒淪喪乎檀浦水歷古迹之渺茫兮感興亾於  
心臆停舟楫而容与兮聿弭節而至洛食玉而薪桂  
兮耕硯田而不憂貧擇師遊于尺五門兮勉學而謝  
雜賓居五羊而省親兮汎舟而征長崎復經京而適  
東武兮承國恩而西歸年餘而見朱子兮姓朱名之  
瑜字魯嶼  
後號舜水幸廁于弟子列何受業之未卒兮奄化離爲永

訣蹇我生之晚暮兮苦扞格而不勝進守而退尺兮  
屢悔咎而不能既盛年而猶如斯兮矧望成於龐眉  
汨競陰若將不及兮幸精力之未衰庶好直而不回  
兮要竦身而順止濟道而本六經兮圖徽而擯諸子  
孔說仁而教立兮孟養氣而道明曾格物而致知兮  
思率性而思誠遵聖賢之玄訓兮汲淵源而媿短綆  
何巧智之足羨兮覺養拙之雋永巨滔天而竊漢兮  
謙恭而詐聖皇天乍震怒兮身首分而絕命揚含章  
而擯藻兮謾擬易而艸玄取謝於玄尚白兮作反騷  
而議賢惟寂寞自投閣兮何著頌而美新伊綱目之

謹嚴兮故汚名於莽臣苟不誠其焉可兮攸貴操心  
而不貳色厲而內荏兮知羊質而虎皮色取仁而行  
違兮諒先聖之所規儻彌中而彪外兮誰謂其不直  
彼高視而濶步兮奈邯鄲之匍匐檢終始而掩淚兮  
懷古昔究其如昨愧年高而學卑兮重寸陰而輕人  
璧齡七九而將八八兮明日復足卦數秉燭而課業  
兮歎元律之不拄晞邵之安心兮慕陶之樂天願棲  
身於文苑兮聊優游以卒年

勉學賦

吾生之頑戇無片善可說唯勉學之一事垂老猶不

輟若夫旱魃行虐石鑠金融矮屋湫隘如坐甑籠爾  
乃緇書几案焦思文章畏日奮威揮汗成漿不暇把  
筮何覓納涼至於玄冥司令硯冰手龜四壁感發如  
撒凍斯爾乃刊神理義獵精考課朔風折綿散雪如  
簸不遑圍爐何逮安臥況春秋之平分異寒暑之勞  
勩雖臥病而不釋卷要旣斃而後已伊聖域之高遠  
典籍爲之梯階愧吾性拙而質愚加以暮齡之西頽  
苟至艾而乃學遂馳碩儒之聲蘇垂壯而始學猶揚  
文章之名恐立志之不牢胡羞秉燭之夜明勸競陰  
而惜寸分知贏金之不如經羌我睹於雕篆非前脩

之玄教夜精神而徒自苦奈達人之非笑揚美新而  
 貽恥察同惡而受誅潘乾沒而取危柳黨姦而隕軀  
 苟耽心於道真何未技之為尚矧綴下里於白雪受  
 吹於宗匠惟文質之彬彬固先聖之所程廢文而求  
 道猶舍燭而夜行舜兢業而萬機文日昃而不息周  
 待且而勞思孔發憤而忘食所貴聖之謨訓法天行  
 之剛健倘中情之有得寧拘時俗之謗訕寧與聖賢  
 同歸乎寧與庸眾同伍乎寧與天壤同敞乎寧與州  
 木同腐乎嗟吾年高而學卑驚時歲之日邁願竭力  
 以立言雖老死而不肯休

遊黑崎山賦

柳川多名山然兼海而美者莫黑崎若也予幼事仕  
 進壯事遊學老事勤學故未嘗一投足一營目也今  
 年年滿卦數究其死矣悔豈可及家姪元默之居鄰  
 之邀以鞍馬於是與予守直歸孫永洵載酒赴之時  
 維首夏之朔新樹呈綠殘花猶敷老鶯猶啼狂蝶赴  
 入山下下馬連武而上緩步從容恣心目之寥朗南  
 則三池雲泉諸山嶽嶺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  
 中洋溟渺瀟沃日泊天遠帆擊汰舳艫相連陽侯破  
 磯山起雲遷龍鼉魚鼈捷鬣飛颺蘆人漁子晉雷比

船款乃聲響谷應嶺傳岸畔之石如揖如拜如稽如  
翻如臥如立如屏如枰如劍戟如儿筵如鳥翼如馬  
羈大者如阜平者如秤千態萬狀繫繫乎莫能究其  
形也西則城郭闐闐雜遝鱗聯麗譙浮圖傑出其間  
蹙憩樹陰眺望四隅空晴景明總似畫圖拈酒而歌  
聯句而遊不知天地之為一粟身世之為一漚也惟  
夫百年悠悠如夢一覺年光旋轉如車之轆吁世之  
人利路且驅役役擾擾豈知有山水風月之娛耶昔  
者榮公家貧鹿裘帶索鼓琴而歌自謂有三樂也予  
衣食裁足不可謂不富齡既踰六鄰七不可謂不壽

然則是遊也山水風月詩酒興酣加以此數者其樂  
豈止于三与既而夕陽在山牛羊下來相与至元默  
之居此豈減蓬萊哉子姪皆曰山有常而人無常不  
可不記竟作賦以使後之遊者知此事云

感舊賦 并序

昔向子期思嵇呂賦思舊潘安仁懷楊氏父子賦  
懷舊余沐朱先生之教愛也久矣生別十八年外  
別二卒懷思之深過於二子嵇呂俱見法楊氏父  
子俱短命先生忝承上公之禮待與周道於東  
方以壽終于家矣雖世殊事異而感舊一也奈何

歷年之淹而不得一相見追慕之餘謹于感舊之辭非敢擬一子聊寫永訣之情焉耳辭曰

昔東遊以勉學今食舊祿而西歸復尋師以航海今還先生於長崎羌先生之忠誠兮嘆中原之無復緊孤節之信脩兮雖餓死而不食胡穀蹈東海而無怨今云台何幸得分微祿樂衡門之棲遲兮慕碩人之邁軸辨經史以為擊擊兮織誠敬以為被御道德之珍駕兮遊仁義之間里撫我以英材兮許我以知已誘我以不偽兮教我以知止於戲 上公之好賢兮玉帛以招夫子喜斯道之興隆兮歎吾學之廢毀侯宗

廟之穆穆兮肇祭祀而盡虔奏樂以歌嘏壽考而萬年自河梁一分袂兮每驚星霜之屢移昔親炙而肄業兮誦葩經及杜詩曜靈匿而繼以燈兮質夏音之多疑今有時而吟詠兮思其聲之唔咿豈特聞鄰人之吹笛兮痛切恨以增悲吁予生之恂愁兮如糲植而冥行違事悠其如夢兮尚守教以立誠

七志 井序

守直曰大人平生之言曰學者所以明道也載道而傳諸遠者文也中國文人多故或以為藝或以為小技若文而有道豈謂之小技乎況文与道本





扁舟沂流光優兮游兮以賞良夜之長此觀水之樂也夫霄壤之間為歡幾何事機之煩勞形弘多世事不齊人生無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達人知命不為名羈須浩然高蹈行樂及時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山水者古賢所樂僕雅志奇勝然無學暇不能從也逸士曰營辟靡正雅樂行釋奠立宗祝鋪鴻藻信景鑠講五禮效三牲蠲粢盛懷神靈協律呂抗宮角鐘鼓鐸鈞管絃擘煜諸生惟敬無非僻之心八音克諧無沾滯之音迺歌曰思樂辟靡祭事孔虔肅維辟公百禮莫衍或雅或南鞀鼓鼗設神錫純嘏黃耇萬年

此禮樂之盛也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辟靡釋奠所素願也如樂昔聞華人中國古樂敗壞絕無知者今之樂多是玄宗梨園之遺也况非天子不議禮願聞其他

逸士曰字學之起肇自羲畫鳥迹難認蝌斗亦敦古文篆籀遠而無覺楷字行草近而易學通八法明八要如蛇犇如龍越左規右矩巧妙頓成不肥不瘦姿態橫生右軍之帖南宮代歿西臺之書東坡兼美魏晉法帖唐宋石刻文房蓄之以為法墨先生以為如何先生曰儒者於書游藝之事然鄙事也只寓心而

不畱可也更請大之

逸士曰陶情遣興莫尚於詩二百篇後騷選繼之動  
天地感鬼神兼美刺和民人達四始審六義辨十難  
本三易心原爲鑪煅鍊爲炭橐籥風骨陶鑄音韻清  
風明月誰禁其取劇目鉢心不覺其苦朝吟暮詠春  
誦夏絃縱心於丘壑得助於江山此風人之高致也  
先生以爲如何先生曰詩者思之發言者有正有邪  
未易言也豈復無可聞者乎

逸士曰陰陽成象者天文之所以示也剛柔成質者  
地文之所以治也聖人則之經緯二辰綱紀八極賢

人述之根極心性闡繹道德以書六經文之宗馬記  
班書文之工道明辭達事核語雄屈宋賈劉扶奇立  
論曹王潘陸異軌同奔自後述相沿襲比響聯言各  
自體裁沒流窮源鬪智詞圃逞技藝園極隸首之算  
不可殫推罄渭川之竹不足筆材唐昌黎氏興衰復  
古操觚之士羣然奏功宋歐陽氏救弊反正掬藻之  
徒靡然向風文之原出于天道之載存乎心凡天下  
關世教之事悉集乎此言未及旣先生應聲曰子之  
言實獲我心我心不止於此申請終教  
逸士曰今之知古後之知今必憑於史不可口傳王

道霸功文謨武威治道隆污世道興衰簡冊所載莫  
詳於斯子長孟堅導清源於前永叔子京繼芳潤於  
後乞米立傳是陳壽也納金沒惡是魏收也故史之  
良者稱四子史之穢者咎二氏必達天下之才必窮  
天下之理必究難知之意必炯難明之旨而後勝其  
任當其事故曰文之難者莫若史也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曰書本史也夫子敘之則謂之經春秋亦史也  
夫子筆削之則謂之經蓋文勝質則謂之史文質彬  
彬則謂之經如左國亦不免文勝之弊宜乎謂之傳  
謂之語也朱子綱目效法春秋百王之大典萬代之

標準備乎此一書其餘徵往事示來者焉耳如道則  
未也

逸士曰去聖逾遠雜學逾起各立門戶互相非是頓  
悟高機自蔥嶺來良知偏見与洙泗垂學者須本四  
書立大本講六經明大典也易道陰陽造化之理明  
書紀政事治道之功成詠嘆淫泆詩本性情勸善懲  
惡春秋謹權衡節文習熟禮之嚴貞鐘鼓鐸鏘樂之  
和行學庸論孟周程張朱折衆言之淆亂啟斯道之  
慕蕪如布帛溫何必願錦繡如菽粟飽何必供禽獸  
此天下之至文也先生以爲如何於是先生慨然興

日子之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此僕素昔所志者也  
果有此人吾學不孤

論

知行論

聖道無窮然其要在知行一者而已矣蓋人不患於  
不能行而患於不能知也不知則雖美質善履之人  
未免有是非錯誤善惡混淆故大學之教以格物爲  
先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能知之理乎陽明之徒據  
其合一並進之說遂指窮理之學爲口耳誦說其流  
之弊或至廢學其曰並進可也曰合一不可也不可

不辨焉其言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  
心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必待入口而後知豈其  
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  
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  
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其不待身親履歷而已知  
路岐之險夷者耶竊惟食味之美惡路岐之險夷學  
本艸地理志之屬則已先能知之上古之時神農嘗  
百藥一日中七十毒禹巡九州腓無胝脛無毛聖人  
慮後世之憂也遠矣舍此不學欲身親試之則得無  
誤食中毒迷路傷足乎況萬物之衆九州之廣欲自

嘗之自蹈之所謂率天下而路也且未有書契之先則可也幸出于聖賢之後欲自用而知之是何說哉夫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思而不學者異乎夫子者也或曰子之言其皮膚也以聖經為言語文字且放口譏前賢其罪大矣彼求內為知子務外為知轉衣為裳矯曲過直者也今夫穿踰之盜知己之惡恐其發覺乃良知也若能致之則雖賞之不竊曰學術所係不獲已發瞽言而頓忘至不識己量輕議古人于之言固當矣然于之言乃所謂搏心隨手刑則盜踰不搏百鎰者也若

使其盜讀書講求義理真知能充無穿踰之心豈止于懷刑也耶嗚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讒諛得志忠良遭禍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非愚之所謂是非錯誤也與愚特辨其知之不真耳豈謂之合一乎又豈謂之務外乎

性論

學者須先知性然後言學性豈易知哉姑舉聖賢諸子言性者當細觀而熟察焉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伊尹曰習与性成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性善惡混韓子曰  
性有二品蘇子曰性未有善惡胡子曰性無善惡竊  
惟衆言淆亂析諸聖苛審夫子之言則諸說不攻自  
定蓋天地未分之先無聲無臭不但惡不可名雖善  
難名強名曰太極夫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氣  
也太極理也天地間無懸空之理理隨氣具真元之  
氣資始資生所以得太極之名也夫子所謂繼善成  
性猶成湯所謂降衷恒性指真元之氣純粹至善者  
言所謂性習遠近猶伊尹所謂習与性成以美惡相

雜者言於是性之全體大用無欠人無餘是就氣論理  
也非認氣爲理也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故特指出  
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然性也命也之言無異相近  
之旨何者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是相近之說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相遠之說也且浩然之  
氣卽真元之氣故程子說存心之方無異養氣於是  
乃知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曰諸子說性其別如何曰

姑以程子譬水言之性善其源頭也性惡等諸說所謂出而未遠漸濁出而甚遠彌濁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此愚之臆說不知君子以為如何  
天命論  
命理難知須先知人之所為與天之所為而後言之春生秋殺天之所為也播種收穫人之所為也天之所為人不能為人之所為天不能為宜盡人事而俟天命也人懈於其所為一委之命天豈能為之乎是論理也如氣數之命不然死生禍福稟於有生之初

非人之所能為也理氣非一莫非命也語類曰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此言當深察而自得焉然是論庸眾人之事學者豈不變化氣質而謂之命乎

公論論

或問曰公論謂何曰天曰天地曰地東曰東西曰西南北亦然夏日夏冬日冬春秋亦然暑曰暑寒曰寒晝曰晝夜曰夜火曰火水曰水五行皆然甘曰甘苦曰苦五味皆然白曰白黑曰黑五色皆然是曰是非曰非之類謂之天下之公論也天曰地東曰西夏曰

冬暑曰寒晝曰夜火曰水甘曰苦白曰黑是曰非之類謂之一人之私言也曰此雖童子易辨何待教也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有善人譽之我有惡人毀之是是非非之公論也我無善人譽之我無惡人毀之是非非是之私言也已何與焉然不能無喜怒之心心一誘於外則不至顛倒繆迷上下四方易位者鮮矣不忠乎忠不忠不善人乎善人善人乎不善人之類自古皆然況似是非之非雖智者難辯也昭公不知禮夫子以爲知禮子證父攘羊夫子以爲不直蓋諱君之惡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是是是

之非而是非之是亦公論之非公論而非公論之公論也不可不知焉夫學所以明是非也羣弟子問孔子欲明是非也孔子告之真是真非之謂也何謂易辨哉然未知之則求知之既知之則宜忘之也人言是我亦言是人言非我亦言非此是應世之道也

貧樂志論 并序

予讀仲長公理樂志論以爲是樂之全者也恐難遂志因換二十六字以爲貧樂志論

使居有薄田小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蔬菜足以代膏粱之腴襍禮足以



充錦繡之服養親有甘腴之足妻孥無凍餒之患良  
朋萃止則烹茗以娛之嘉時吉日則設濁醪以奉  
之踟躕畦死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  
鴻風舞雩之下詠歸茅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与達者數子論道講  
書俯仰一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或曰此野農田夫所能何足以爲志論也曰談何

容易夫在朝市者不能得間在山林者不能爲生  
韓詩云居間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  
生恒苦心如此論則無害性苦心之患亦君子知  
足之樂也

邑論

鶴林玉露曰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  
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倘有梨頰生微  
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  
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入欲險幾  
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噉雪啖氈踏  
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  
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  
澹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劉叔友論劉  
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祖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  
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  
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孰能決意於太公  
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心可分則笑嫚自若  
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

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入欲險信哉愚謂不特  
此耳殷高宗諒陰二軍不言舉傳說於版築之間伐  
鬼方二軍克之道德勳業班班乎易詩書矣然惑後  
妻之言放賢子孝已尹吉甫將兵伐獫狁詩人頌之  
以爲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送仲山甫詩夫子贊之  
以爲知道孟子引之以爲性善之證然惑後妻之言  
放孝子伯奇齊桓公置射鉤用管仲召陵之師仗義  
執言受賜下拜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宜乎其  
霸諸侯也然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沒  
不葬五公子爭先終至尸蟲出于戶矣晉文公不校

父之兵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獻公之喪辭秦使以仁言解原之圍不失信焉及楚戰退三舍報德踐言宜乎其為盟主也然受懷公妻事雖出於不得已而未免叔侄亂倫之譏矣漢文帝卻千里馬親耕藉田除肉刑除租稅求極言直諫之臣除誹謗妖言之法令德善政相望于冊誠三代以下明君也然幸一頑童鄧通及申屠嘉之挫抑有此吾弄臣之言為唐太宗佐父百戰樹功舉賢撫民四海被澤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納諫求治大至太平其功德也不遑枚數議者曰豁達類漢高神

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實不世出之英主也然納巢刺王妃而生子明何為兄弟聚麀乎大抵斯一惑難去如此寄哉胡文定公云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學者豈為淺近可不察乎筆疇云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汚其清風苦節耶胡澹

菴斬秦檜疏當時既鏤于木至於雖敵募之千金真所謂与日月爭光者也及卒遺表猶有願為厲鬼殺賊之語似不可以小節議焉若其好色如太王何謂之人欲險也耶

辨

中國夷狄辨

中國夷狄之稱宜以天下之公論不可以一人之私言矣其稱本出於聖賢舜曰蠻夷猾夏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用夏變夷聖賢豈有自私之心貴吾國而賤他國乎有人於此以夷狄

為中國中國為夷狄笑以為狂妄之人然以地言則大抵有四時皆謂之中國猶可也以人言則大抵有八心皆謂之中國猶可也其辨在心不在地矣夫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然則盧縮少卿之叛也其中國而夷乎金日磾之忠赤也其夷而中國乎且中國有桀紂盜跖夷狄有陳良由余如許魯齋吳州盧雖中國不多若人如秦檜韓侂胄雖夷狄亦無此人其不在地也明矣若論其始則兩儀肇判之時中國夷狄皆地也生其兩間者中國夷狄皆人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此心同

此理同其不在地也亦明矣 日本在東方受生氣  
有四時有人心稱為神國為君子國不亦宜乎請君  
子當公論析之勿以為私言矣

許魯齋吳草廬一作  
郝經耶律楚材

權辨

權者聖心之妙用隨時取中有似稱錘故名權權之  
義難知姑借以喻之高中玄問辨錄真以為稱錘殆  
累百千言出入經史引喻典故無一理之或遺無一  
事之不備可謂無欠無餘然稱錘字義也借以喻權  
今以為真稱錘合權衡星子為說駁其不合者楊復  
所以為非也蓋權衡之權器也經權之權心也孟子

亦曰權然後知輕重心為其聖人之妙用豈一器用  
所能盡哉蓋以權衡稱物取中易矣眾人皆能之以  
心稱事取中難矣非聖人不能之此其所以未可與  
權而比喻不及也竊惟以湯武討桀紂觀之諸說皆  
通不可謂漢宋儒皆不知權也中玄以夫子言權今  
以孟子言之其在齊宋薛也皆餽金或受或不受權  
也其疑是非不知權者也其去齊及二宥出畫權也  
其為王留行譏滯滯不知權者也後之君子有知權  
者焉有不知權者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  
無譽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語曰邦無道危行言

遜是皆隨時用權之謂也當時郭有道申屠子龍見  
幾而作不罹黨錮之禍能知權者也李元禮范滂傳  
等諸賢當四海橫流之時欲以口舌救之自遭不  
測之慘刑惜夫不知權也圓通乃無我之謂復所  
言皆圓通之理而非之何也學者審之

### 朱陸辨

朱陸之同異異說紛紛終為千古未了之談予嘗不  
自揣作其辨曰天下之水一也其支分派別不同者  
流使之然然其源未嘗不一聖賢於道亦然其立教  
也或繇本達末或溯末撥本其所入不同而其所至

者一也昔者洙泗弟子三千人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至舉其自則唯在不遷怒不貳過是學術在心可  
觀焉及其傳道於曾子也告以一貫曾子傳之子思  
子思傳之孟子如學庸及七篇要之亦皆在心術如  
何而已矣自朱陸鰲湖議論不合其門人不知其師  
之淵源左祖於朱者以陸為禪寂右祖於陸者以朱  
為支離互相姍議隨聲雷同彼堅我白操戈入室其  
流弊也甚於洪水氾濫矣嗟夫衆論不齊益析諸聖  
又益徵諸心自虞書人心道心之言聖賢說心班班  
乎六經四子之書學豈心外之事哉蓋朱子以博文

漸次歸於約為教陸子以頓悟一蹴至於道為教夫  
以博文為支離乎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為煩碎以  
頓悟為禪寂乎一貫忠恕何為簡易其博文也所謂  
邇末也其頓悟也所謂繇本也其歸於約與至於道  
未始不繇本也然本末元非一況其師堯舜尚仁義  
去人欲存天理則其心同其道同是知其支離禪寂  
也特末流之弊爾夫去奴諫死不同而夫子同稱仁  
清任和不同而孟子同稱聖是心迹同異不害於道  
也朱子素尊程子而註易也不必同於程傳且信呂  
子而傳詩也亦不同於呂記是學術同異不害於道

也苟析聖徵心則同異之嫌無容於喙矣學者其平  
心察之

解

古今解

人皆以今為衰世而解其勤予特不以為然也蓋庖  
犧氏以降謂之上古三代謂之中古秦漢以下謂之  
近古乃天下之通論也若以年數之遠近分上中下  
則何上古之遠中古之近下古之無窮乎自百世後  
視之所謂下古為中古中古亦為上古何拘拘乎限  
以定名乎古之聖人作萬世之法莫孔子若也其猶

當衰周之時刪述六經以明古之道常對羣弟子嘆  
今不若古也孔子所謂今者今之所謂古也厥後異  
端雜出蠹乎斯道者極矣程朱諸大儒興於近古續  
將墜之緒聖賢之大道粲然復明乎世今也距其時  
財六百有餘年學者當有為之時也焉可以生于後  
者為衰而懈其勤乎且不聞元會運世之說乎以元  
統十一會一會是一萬八百年也堯舜之盛正當午  
會之中今雖漸衰未滿一會之半倘以身為後人則  
望我者固多矣況時有盛衰理無古今縱雖世衰而  
志豈衰乎學者有見于斯則於所謂古之道猶有跋

及

省菴先生遺集卷之一終





